

看。海岸線

陳惠英

任教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要著作有《流動的城市流動的窗》、《遊城》。

要清楚看見一道海岸線原來並不容易，即使是在已經經過無數次的公路上來說，亦是如此。譬如說，當你推開車窗，風吹進來，空氣裏有種奇異的清新的屬於初春的氣息，然而，你並不因為眼前的開闊而看得見海岸線。海岸線在速度中隱去。在分外迷濛的天色中，海岸線更是一道未明的所在。它是一道橋，從這一點進發到那一點，而在那一點出現的同時，這一點已經留不住。建橋的人往往喜歡從這一點走到那一點，不過，想像過橋的一刻，通常是，兩點的距離以恒變的方式轉移，過橋的人只能在消失的兩點之間，看着自己的交替的腳步。

要尋索海岸線，像是要過橋的人，總是在喜歡從這一點走到那一點而又總是在兩點之間。在海岸的這一頭和那一頭，也許是海和陸地的差異，也許是地區 A 和地區 B 的分別，像橋的兩岸，像橋上和橋下，都是相分的兩點。二者的共同處是，不會讓你留下來。它們自然地把你導向不斷變化的新局面。因此，在看見或看不見海岸線的問題上，天色的明暗顯然不是關鍵。要看得見海岸線，與看見其他的事物顯然大有分別，那不是關乎陽光的事情。在每天相同的方向和方位之間，在交替的腳步之間，若果可以尋出時刻的差異，大概可以推算出海岸線的相關屬性，例如有關海岸線的長度、弧線等等的事情。有時候，或需要碰上一種比陽光更明麗的光，並需要以某種不尋常的似要在一所臨海建築物反光的白壁上找尋可以成圓的說明一樣的專注。

在近乎沒有光的一個早晨，在每天相同的路途上，如何尋出時刻的差異以推算出有關海岸線的種種，不是眼睛的問題。視力可及的範圍內，總是充滿事物的，諸如一座方位上佳的房子，二層、兩層、平房，窗門的位置比較奇怪、比較平常、比較

外向、或比較向內，都有。還有，還有的，就是有沒有可供休憩的前花園後花園，有沒有可供走到外面的路，是柏油路，是碎石路，是黃泥路，是一片綠草，都是，都不是。在事物一併出現的時刻，其實這種種是無法看得清楚的。在事物流過的過程中（假設這是必然的），事物是以無比的具備能量的方式出現，事物以其獨有的情態在不同的時間說明其所在的位置、程式、面目、色澤、光暗、溫度，以及存在其自身的足以形成事實的無限想像。

在通往這樣那樣的路途上，在不同的點之間，產生出許多關於時刻的故事。即是，關於現在的、過去的、將來的，是關於所訂立的時段中種種變化的故事。於是，故事變成是關於變化的。故事可以是關於海岸線的，有關海岸線的故事一如其他故事，包括有關如何尋出時刻的差異；如何碰上一種比陽光更明麗的光，如何明白事物以其獨有的情態在不同的時間說明其所在位置、程式、面目、色澤、光暗、溫度，以及存在其自身的足以形成事實的無限想像。海岸線同時是其他的事物。

海岸線在這樣的故事之內變得稍稍有點實在，就在陽光忽然出現的一剎那中，一種明麗的光同時閃了一下（二者並不一定同時碰在一起），海岸線就這樣莊嚴地、靜默地、和諧地、全面地呈現，由是上面提到的不同事物就有了給看見的剎那，是有這樣一所房子——陳舊的有着尋常門窗並未見任何通道的一座平房。是有這樣一所房子——一簇新的有着高大門窗鋪上柏油路的三層樓房。是有這樣一所房子——光隱去，事物又恢復它自身的狀態。所謂時刻的差異不見得可以經常尋見，看得見海岸線這事情又顯得異常困難。